

PDCA 循环赋能研究生角色转型研究

王嘉浩 沈 梅

(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 10.65285/JYXSY.V1I1.003

摘 要: 研究生教育的深层任务, 不只是完成课程、论文和学位要求, 更在于推动学生由知识接受者成长为能够提出问题、组织研究并承担学术责任的研究者。现实中, 部分研究生虽然完成了身份转换, 却仍延续本科阶段的学习惯性, 在目标规划、科研实践、导学沟通和心理调适上出现断裂。既有研究分别从角色适应、科研能力、导学关系和质量管理等角度作出解释, 但较少讨论 PDCA 循环如何由外部管理工具转化为研究生的内在成长机制。本文在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将角色转型概括为目标澄清、实践嵌入、反馈校准和反思改进的连续过程。PDCA 循环的价值, 不在于机械套用四个步骤, 而在于使研究生把培养要求转化为自我发展目标, 在真实研究中形成能力, 在多元反馈中修正偏差, 并在对挫折的重新解释中稳固研究者身份。为此, 需要在研究生主体自觉、导师过程支持、培养单位分类评价与学术共同体建设之间形成协同机制。

关键词: PDCA 循环; 研究生教育; 角色转型; 科研能力; 个体成长

A Study on Empowering Postgraduate Role Transition with the PDCA Cycle

Jiahao Wang, Mei Shen

School of Marxism,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re underlying mission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s not onl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oursework, thesis writing and degree attainment, but also to guide students to evolve from passive knowledge recipients into competent researchers who can put forward research questions, carry out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undertake academic accountability. In reality, despite completing formal identity conversion, many postgraduates retain undergraduate learning inertia, which leads to disjointed performance in goal planning, research practice, supervisor-student communi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Prior literature has analyzed postgraduate development from dimensions including role adaptation, research competence cultivation, supervisor-supervisee relations and quality management, yet few studies explore how the PDCA cycle can shift from an external managerial instrument to an internal growth mechanism for postgraduates. By reviewing relevant existing research, this paper frames postgraduate role transition as a sequential continuous process covering goal clarification, practical participation, feedback calibration and reflective optimization. The core value of the PDCA cycle does not rest on rigid mechanical implementation of its four stages, but empowers postgraduates to convert institutional training standards into individual self-development objectives, cultivate practical research capabilities through real academic research, rectify developmental biases with diversified feedback, and solidify their researcher identity by reinterpreting academic setbacks rationally. Accordingly, a coordinated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needs to be built covering four dimensions: postgraduate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supervisors' whole-process tutoring support, classified evaluation systems of train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communities.

Keywords: PDCA cycl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role transition; research capability; personal growth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评述

研究生阶段并非本科教育的简单延长, 而是学习者进入知识生产领域的起点。总书记指出, 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并强调要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完善人才培养体系。^[1]这一要求既指向研究生教育的国家使命, 也落到每一名研究生能否完成角色转型这一具体问题上。只有当学生不再满足于复述既有知识, 而能够围绕真实问题开展有根据的探究, 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功

能才可能真正实现。

围绕研究生角色转型, 已有研究大致形成三条进路。其一关注入学适应与学习方式变化, 强调研究生应由被动接受知识转向主动寻找问题, 于慧美等将这种变化视为科研活动顺利展开的前提^[2]。其二聚焦科研能力的生成条件。郑瑞强、胡军华提出, 科研能力培养不应局限于课堂, 而要贯通教学、科研、实践和工作, 在“拓展学习—文化沉浸—知识涌现”中重建知识关联^[3]。潘炳如、顾建民基于 14 所高校 2424 份问卷发现, 课程教学、导师指导、科研实践、

学术氛围和学术规范均会显著影响创新能力,科研自我效能感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4]。其三尝试把PDCA用于研究生培养。黄碧蓉等对临床专业学位硕士开展对照研究,结果显示,采用PDCA模式的学生在文献检索、选题设计、数据分析和论文写作等方面表现更好,学位论文盲审通过率也由对照组的84.69%提高到95.15%^[5]。

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仍留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角色适应研究多强调“应当转变”,对转变如何持续发生说明不足;科研能力研究关注培养要素,却容易把能力与身份认同分开;PDCA研究则主要把它作为组织管理和质量控制工具,研究生往往仍是被管理、被评价的对象。本文试图推进一步:不把PDCA理解为外加于研究生的流程,而是把它转化为研究生自我发展的内在机制,考察目标、行动、反馈与反思如何共同推动“学习者”身份向“研究者”身份迁移。

二、研究生角色转型的现实张力

杜威把教育理解为经验的不断改造与重新组织。依此来看,研究生教育的意义不在于知识数量的线性增加,而在于个体能否借助新的学术经验改变原有的思考和行动方式。现实中,身份进入与角色认同往往并不同步。学生已经拥有研究生身份,却仍习惯围绕教材、课堂和标准答案安排学习;当面对没有唯一答案的选题、边界模糊的文献和反复修改的论文时,原有经验便难以应对。由此产生的迷茫,并不完全是学习态度问题,而是旧有学习方式与研

究活动要求之间的冲突。

现实中,不少研究生的角色转换首先受制于学习惯性。本科阶段较为常见的学习模式,是围绕教材、课堂和考试展开的,学生更多面对的是相对明确的知识边界和评价标准;研究生阶段则不同,文献阅读没有固定范围,论文选题没有唯一答案,研究过程也常常充满反复与不确定。于慧美等在讨论研究生角色转换时指出,研究生阶段需要实现从被动接受知识到主动寻求知识的转变,学习方法的转变是科研实践顺利开展的前提。^[2]这一判断切中了许多研究生入学初期的共同困境:身份已经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方式却仍停留在本科逻辑之中。

知识积累与问题生成之间也存在落差。部分研究生能够完成大量阅读,却难以判断文献之间的分歧;能够整理材料,却不能提出具有解释力的问题;能够写出初稿,却常以观点罗列代替论证。研究能力并非知识和方法的简单相加,它要求研究者在理论、材料与现实之间建立关系。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也提示我们,研究者的成长从来不是孤立完成的。导师、同伴、课题组和学科共同体不仅提供资源,还塑造学生理解何为问题、何为规范、何为责任的方式。

导学关系因此成为角色转型中最具张力的场域。一方面,初入学术领域的研究生需要导师提供方向、标准和方法;另一方面,过度依赖又可能压缩自主探索空间。张弛、何玉芳指出,新时代导学关系已经超出单纯的学位任务配合,成为连接知识生产、人格塑造、心理支持与伦理规范的复合关系^[6]。如果沟通只发生在任务布置和结果检查时,导师

的高标准可能被学生体验为单向压力;若能在选题、方法、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形成稳定对话,外在要求才更可能转化为内在能力。

结果评价与个体成长之间的失衡同样值得警惕。论文数量、项目层级和奖项荣誉便于统计,却无法完整反映问题意识、研究韧性和规范意识的形成。尤其当研究生遭遇开题受阻、论文退修或投稿失败时,单一结果评价容易把阶段性困难放大为能力否定^[4]。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表明,个体对自身能否完成任务的判断会影响其投入程度、坚持时间和行为选择。研究生角色转型由此不仅是“会不会研究”的能力问题,也包括“是否相信自己能够继续研究”的心理问题。

由此可见,研究生角色转型的症结并不是某一方面的单点不足,而是学习惯性、科研能力、导学关系、评价机制交织形成的复合性困境。PDCA循环之所以具有解释力和实践价值,正在于它能够把这些分散问题纳入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之中:通过计划澄清角色目标,通过执行进入研究实践,通过检查获得过程反馈,通过改进实现能力和认同的再建构。这样,研究生的成长就不再只是被动适应培养要求,而是在不断循环中逐步完成从“学习者”向“研究者”的自我重塑。

三、PDCA循环的内在转化机制

PDCA循环用于研究生角色转型,关键不在于机械套用“计划—执行—检查—改进”的流程,而在于把研究生成长理解为一个不断修正、不断积累、不断上升的过程。研究生的角色转型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单靠某一门课程、某一次指导或某一篇文章完成。它是在多轮循环中逐渐发生的:目标逐渐清晰,行动逐渐稳定,反馈逐渐具体,能力逐渐生成,身份认同也随之逐渐确立。

(一) 计划:从身份进入到角色认同

角色转型首先表现为发展目标的重新设定。计划并非列出一张任务清单,而是回答“为何研究、研究什么、准备如何成长”。研究生入学后可围绕知识基础、研究兴趣、方法储备、写作能力和职业方向进行自我诊断,并把培养方案转换为个人阶段目标。早期重在建立文献谱系、辨学术问题和理解规范,中期逐渐进入课题、调研和写作,后期则要完成成果凝练与职业衔接。目标必须允许调整,因为真正的研究方向通常不是入学时一次确定的,而是在阅读、实践和讨论中逐渐清晰。此时,Plan的作用是把“被要求完成学业”转化为“主动建构研究者能力”。

(二) 执行:从知识接受到问题研究

执行环节需要解决“如何真正进入研究”的问题。研究者身份只能在研究活动中生成。文献阅读不宜停留在摘录观点,而要追问作者处理了什么问题、采用何种证据、留下哪些争议;论文写作也不是研究完成后的包装,而是暴露逻辑缺口、逼近问题边界的思考过程。课题组讨论、学术会议、社会调研和论文工作坊,使研究生在真实情境中理解研究规范,并在与他人的比较、质疑和合作中形成判断。

已有实践为这种转化提供了旁证。临床专硕的PDCA

培养并非只增加考核,而是按年级配置科研伦理、选题设计、文献检索、统计分析、论文写作等课程,同时把检查结果用于下一轮课程和管理制度调整^[7]。这一做法提升了科研能力和论文质量。不过,能力提升并不自动等同于身份认同。Do阶段还需为学生保留提出问题、试错和解释选择的空间,否则研究生可能只是更熟练地完成任务,却未必真正成为研究主体。

(三) 检查:从末端评价到过程支持

研究生培养中的许多问题并非在答辩前突然出现,而是在日常阅读、选题和写作中逐渐累积。Check因而不等同于末端考核,而应成为持续的过程反馈。研究生可以通过阅读札记、月度复盘、组会汇报和论文修改记录观察自己的变化;导师反馈则应嵌入研究设计、材料处理、论证展开和投稿修改等具体环节。张驰、何玉芳强调,过程支持需要在坚持学术标准的同时维护心理安全,使研究生能够真实表达困难、主动求助并接受建设性批评^[6]。

反馈来源也不宜局限于导师。同行互评、师兄师姐帮扶和跨学科讨论能够减少单一导学关系的负担。黄碧蓉等的研究显示,导师指导、科研课程、同伴帮助和项目参与均与科研能力显著相关^[5]。由此可见,检查的意义不在于给学生贴上“合格”或“不合格”的标签,而在于帮助其辨认问题究竟来自目标失当、方法不足、资源欠缺还是行动节奏失衡。

(四) 改进:从受挫体验到效能重建

Act并不是在发现问题后笼统地“更加努力”,而是对经验作出新的解释并形成可执行的修正。选题过宽,需要缩小问题边界;材料丰富却论证松散,需要调整概念和结构;研究进度迟滞,则要区分是时间安排不当,还是对失败的担忧造成回避。有效改进往往很具体,也可能只是重新设定一周的阅读任务、完成一次方法讨论或重写一段核心论证。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研究生如何理解挫折。退稿、质疑和反复修改是知识生产的常态,却容易被初学者理解为个人能力的否定。PDCA循环把受挫经验重新放入“行动—反馈—修正”的链条,使失败不再是终点,而成为下一轮计划的依据。当研究生能够解释问题、承担选择并持续修正时,其自我效能感才会逐步稳定,研究者身份也由外在称谓转化为较为持久的自我认同。

四、协同保障与实践启示

把PDCA转化为内在成长机制,并不意味着把责任全部交给研究生。研究生的主体性需要制度条件支撑。导师应根据不同年级、学位类型和能力基础提供阶段化指导,避免以同一节奏要求所有学生;培养单位要把入学教育、课程训练、开题论证、中期检查、论文工作坊和心理支持连接起来,使反馈能够真正进入下一轮培养。总书记早在浙江工作期间就强调,要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职责,加大对教育的统筹和协调,并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8]

评价改革也应与角色转型的目标相一致。学术型研究生可以更加重视问题意识、理论贡献和规范训练,专业型研究生则应重视实践能力、技术方案和现实问题解决。评

价既要看成果,也要看形成成果的过程;既要守住质量底线,也要为不同成长路径留下空间。郑瑞强、胡军华提出建立柔性、多维和全过程评价体系,将科研意识、知识基础、创新技能、成果质量与社会反响共同纳入评价^[3],这比单纯以论文数量衡量更符合角色转型规律。

当然,PDCA不是解释研究生成长的万能框架。研究活动具有开放性,某些发现来自偶然阅读和跨界碰撞,并不完全服从预设计划;过度量化检查还可能增加形式负担。因此,PDCA的运用应保留弹性,把“循环”理解为反思性的行动结构,而不是把研究生活压缩为标准化流程。它真正能够提供的,是一种面对不确定性的秩序:允许目标修订、承认试错价值,并让每次反馈都成为继续成长的可能。

结语:

研究生从学习者走向研究者,不是一次性的身份切换,而是目标意识、研究能力、关系方式和自我认同不断重组的过程。本文的基本判断是,PDCA循环只有从外部管理程序转化为研究生的内在成长机制,才真正具有解释力。目标澄清使培养要求成为个人选择,实践嵌入使知识转化为问题研究,反馈校准避免困难在末端集中暴露,反思改进则帮助研究生在挫折中重建效能感。研究生教育应当关注的不仅是最后产出了一篇什么样的论文,也包括一个学生如何学会提出问题、接受批评、修正判断并承担学术责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研究生”才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者”。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J]. 中国研究生,2020,(8)2+1.
- [2] 于慧美,谢向丽,靳慧娟,等.浅谈研究生如何及时完成角色转换[J]. 中国实验诊断学,2013,17(7)1350-1351.
- [3] 郑瑞强,胡军华.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的行为逻辑与机制创新[J]. 高教发展与评估,2022,38(1)73-81+124-125.
- [4] 潘炳如,顾建民.在培养过程中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因素有哪些[J]. 江苏高教,2022,(2)74-81.
- [5] 黄碧蓉,黄莉,曹思思,等.基于PDCA模式下临床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实践研究[J]. 中国医药科学,2025,15(17)175-179.
- [6] 张驰,何玉芳.新时代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内在机理、现实张力及其优化路径——基于共情理论视角[J/OL].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2026-07-09].
- [7] 曾蓉.马理学科研究生“教+研+调+宣”融合育人模式的逻辑内涵与优化路径[J]. 社会与公益,2026,(12)129-132.
- [8] 2003年9月12日在浙江教育系统调研时的讲话,选自《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作者简介:王嘉浩(2000—)、男、汉族、山东烟台人、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思政教育。